

《忠义图》【头本】

主要角色

于德水：老生，中纱帽，红蟒，苍三髯，玉带，方靴

李云：武生，青罗帽，青缎箭袖，黄绵蛮带，方靴，外套花褶子，跨刀

高曾：武丑，青花披巾，青花褶子，内套夜行衣，青裤子，青快靴，跨刀

唐琼：武小生，白花罗帽，鬓边蜜蜂儿一只，白英雄衣，白裤青缎，快靴，黄丝蛮带，镖囊，花褶子

东方溥：净，油白大三块，大白满，白鸭尾巾，白箭袖，白花褶子，方靴

智月：花旦，道姑扮相

欧阳山：丑，南蛮子扮相

袁滔：丑，黑耳毛，一字，草帽圈，白罗帽，白箭袖，快靴

袁彰：净，蓝脸，红耳毛，草帽圈，蓝罗帽，蓝箭袖，快靴

赵永：净，紫脸，紫罗帽，紫箭袖，黑耳毛，快靴

夏田禄：老生，黑三，硬扎巾，软靠

路凯：净，黑花脸，黑耳毛，子黑发，黑英雄衣，黑裤，快靴

吴法治：丑

情节

清康熙间，刑部尚书于德水，奉旨往山西放粮。行至涿州，人民纷纷控告，谓有淫贼半翅蜂唐琼，奸淫妇女杀死廿二人，请派人捉拿。于德水乃派其手下李云、高曾，私下访问。适唐琼与紫竹林尼姑智月姘居，闻于德水至涿州下马，亦拟行刺，为智月之父报仇。一夜，李云、高曾尾追唐琼至庵内时，相继被唐琼、智月擒住。正要开刀，适欧阳山赶到，将唐琼、智月打败，救出高曾、李云。唐琼、智月逃走后，又遇其友人袁滔、袁彰，乃同袁彰再往刺于德水，袁滔在船上静候。但当三人在路上行走时，被欧阳山之师父东方溥遇见。东方溥为绿林前辈，虽已洗手，但见唐琼等行刺于德水，认为保护忠良，人人有责，乃换衣持刀随唐琼等同至于公馆，将智月活擒，将唐琼击退。但后来尾追唐琼时，误上袁滔之船，致被擒送至唐琼之庙中。在庙内乞讨之路凯，系一壮士，见唐琼等拟杀东方溥，乃打抱不平，将唐琼等擒住。适欧阳山等亦赶至，遂将唐琼等带至于公馆，与智月一同问斩云。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第一场】

(四红文堂、四红大铠、书吏、门子、于才、高曾、李云同上，同站门，于德水上。)

于德水 (引子) 赤胆忠良，奉圣旨，山西放粮。

(于德水归座。)

于德水 (念) 钦奉圣命出朝堂，山西一带放皇粮。秉定忠心保圣主，黎民百姓乐安康。

(白) 本院，于德水，在大清康熙圣主驾下为臣。蒙圣恩官居刑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一路代理民词。只因山西荒旱三载，圣上钦命本院赈饥放粮，以救黎民。

李云，高曾，外面人马可曾齐备？

高曾、

李云 (同白) 齐备多时。

于德水 (白) 吩咐外厢开道。

高曾、

李云 (同白) 大人有谕：吩咐外厢开道。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哟。

(于德水上轿。【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唐琼上。)

唐琼 (西皮摇板) 离却山东日已久,
前面不远到涿州。
(白) 倏, 半翅蜂儿唐琼。自离了山东, 行了数日, 看前面已是涿州地面, 惯出美貌女子, 若有意中之人也未可定。天色已晚, 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急忙加鞭催坐马,
访寻美女貌如花。
(唐琼下。)

【第三场】

于德水 (内西皮导板) 人马纷纷出北京,
(四红文堂、四红大铠、书吏、门子、于才、高曾、李云同上, 同站门, 于德水上。)

于德水 (西皮原板) 赈饥放粮救群生。
顺天出身为县令,
到如今官高爵位尊。
一路懒观村风景,
代理民词尽苦心。
人役催轿朝前进,
去到山西救黎民。

(四红文堂、四红大铠、书吏、门子、于才、高曾、李云同斜一字。)

高曾、

李云 (同白) 启大人: 来此已是涿州地面。

于德水 (白) 吩咐住轿。

(下场门拉城。吴法治迎上。)

吴法治 (白) 涿州梁乡县知县吴法治迎接老人。

于德水 (白) 公馆伺候。

李云 (白) 公馆伺候。

(四红文堂、四红大铠、书吏、门子、于才、高曾、李云、于德水、吴法治同进城, 同下, 同上。)

于德水 (白) 李云传话出去: 各官免见, 单传知县吴法治进见。

李云 (白) 各官免见, 单传知县吴法治进见。

吴法治 (白) 报, 涿州梁乡县知县吴法治告进。

老大人在上, 卑职吴法治叩见大人。

于德水 (白) 贵县请起。

吴法治 (白) 谢大人。

李云 (白) 请揖, 免, 搭躬。

于德水 (白) 贵县。

吴法治 (白) 卑职在。

于德水 (白) 请问贵县此处官民如何?

吴法治 (白) 启禀大人: 此处官是清官, 民是顺民。

于德水 (白) 可有赌博娼妓?

吴法治 (白) 并无娼赌。

于德水 (白) 好。贵县, 本院奉圣主命, 往山西放粮, 赈济军民。贵县回衙, 衙役人等保护饷银食粮, 须要小心。

吴法治 (白) 遵命。

于德水 (白) 回衙理事。

吴法治 (白) 是。

(吴法治下。)

于德水 (白) 二位英雄, 大家昼夜公馆巡逻, 须要小心。掩门。

(众人同下。)

【第四场】

(智月上。)

智月 (引子) 闷坐云堂，终日里，思想情郎。
 (智月归座。)
 智月 (念) 可恨赃官太不仁，害我全家命归阴。奴家一人逃性命，因此出家紫竹林。
 (白) 奴家，马玉莲。爹爹三手将马玉风，在通州南门外开了一座黑店，不料被赃官于德水擒住，全家问斩。是奴家一人逃出虎穴来到这紫竹林，在白衣紫竹庵，带发修行，改名智月，人送外号妙手仙尼。自幼在家习就武艺，一种兵刃为日月凤凰轮。每逢与人交战，百发百中，奴家生得美貌，至今并无得意才郎匹配。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西皮正板) 闷坐在云堂内心中悽惨，(1)
 思想起老爹爹好不忧烦。
 想当年在家中朝夕欢宴，
 到如今宿庵中孤孤单单。
 锦被寒香衾冷无人陪伴，
 不由奴一阵阵珠泪涟涟。
 勾惹起万种愁心神困倦，
 (【起初更鼓】。唐琼暗上花墙。)
 智月 (唱) 又听得前厅瓦隐隐声喧。
 (白) 吠！何处毛贼，敢来在庵中偷盗？
 唐琼 (白) 吠，美人！你在庵中若从下风流之事，你的富贵不小。
 智月 (白) 好贼寇，看打！
 (智月、唐琼同过合。唐琼被擒。)
 智月 (白) 讲了你姓名，饶尔不死。
 唐琼 (白) 俺乃半翅蜂唐琼。你乃何人？
 智月 (白) 我乃马玉风之女玉莲。你莫非是插翅飞熊黑龙黑三把七徒弟半翅蜂唐琼么？
 唐琼 (白) 正是。
 智月 (白) 小妹不知，多多有罪，待我与你松绑。
 (智月松绑。)
 唐琼 (白) 贤妹，因何来在此处，这样打扮？
 智月 (白) 七哥有所不知。只因我爹爹被赃官于德水杀死，全家问斩。小妹无奈何逃在此处，带发修行。
 唐琼 (白) 闻得赃官每每苦害绿林，今闻贤妹之言，果然不假。时闻赃官在涿州下马，接下冤状，俱是告我，甚是可恨。我料赃官这几日必派人前来拿我。
 智月 (白) 却是为何？
 唐琼 (白) 贤妹有所不知：只因我在涿州，留下二十二案。俱是因奸不从，临行留下暗记，何愁赃官不遣英雄前来拿我？他若不来便罢，他若来时，定叫他手下馀党丧命！
 智月 (白) 七哥这是从何而至？
 唐琼 (白) 只因我在山东杀死人命无数，官兵追捕甚紧，因而逃在这涿州地面。因此才巧遇贤妹。
 (唐琼亮相。)
 智月 (白) 七哥，小妹备得有酒，与七哥痛饮。
 唐琼 (白) 从见妹子美意。
 智月 (白) 跟我来呀。
 唐琼 (白) 正是：
 智月 (念) 美酒饮得三分醉，
 唐琼 (念) 今晚一定会佳期。
 (唐琼、智月双楼下。)

【第五场】

(欧阳山牵驴形上。)
 欧阳山 (西皮摇板) 当今万岁传下旨，
 要消山中作怪的。

(白) 吾复姓欧阳名山字宏修，人送外号踏雪无痕，乃镇江府丹徒县昆仑山人氏，万里云烟东方溥门徒。习学全身武艺，只因圣上传下旨意，各城府县捉拿我们昆仑山上的妖怪，言道伤人太重，圣上故此要御览。是我一想，我们山上不见有妖怪，只见有一个黑驴闹事，故此叫我把它得着了，因此进京进驴。又无有门路，如何是好？闻得我师父移家于此涿州，地名叫芦村河。一来与我师父、师母问安，二来托我师父将这驴进上。就是这个主意。看天色已晚，就此走走。
(西皮摇板) 急忙牵驴朝前去，见了师父把话提。
(欧阳山牵驴形下。)

【第六场】

(东方溥上。)
东方溥 (引子) 独坐荒庄，喜的是，务农耕桑。
(东方溥归座。)
东方溥 (念) 自幼生来在绿林，全凭宝刀把贼擒。洗手多年家中坐，苦居林下避红尘。
(白) 老夫，复姓东方名溥字子房，人称万里云烟。自幼身居绿林，全凭夺命钢针，扬名天下。膝下无儿无女，娶妻宋氏。老汉看这绿林无味，洗手多年。当年发下宏誓大愿，永不出世，就在这芦林河居住。无儿无女，只有一个门徒，复姓欧阳名山，乃南方人氏，传他一身武艺。我师徒数载未见。今日闲暇无事，庄前庄后，游玩一番便了。
(西皮原板) 独坐在草堂中心神不爽，走庄前和庄后散闷心肠。想当年在绿林弟兄同党，实不如在家中倒也安康。闲来时驾小舟钓鱼玩赏，闷来时闲看这野花放香。迈步儿来至在绿林村上，师父慢走！
欧阳山 (内白) 又只见欧阳山走慌忙，来到我庄。
东方溥 (唱) 驴子拴在柳树上，见了师父问安康。
(欧阳山牵驴形上。)
欧阳山 (西皮摇板) 师父在上，弟子欧阳山与师父行礼。
(白) 罢了。因何来到此处？
东方溥 (白)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家中再讲。
欧阳山 (白) 言之有理。你我师徒家中再敍。
(东方溥、欧阳山同走小圆场，同归座。)
东方溥 (白) 一旁坐下。
欧阳山 (白) 谢坐。
东方溥 (白) 慢慢讲来。
欧阳山 (白) 师父有所不知：只因此驴，山中伤人。圣上传下旨意，要将此物带进京去，圣上御览。故此徒儿将此驴逮住，无门路可进。因而来求师父，将此驴不论交与哪位大人，送上龙目御览。
东方溥 (白) 此事不难。欧阳山！
欧阳山 (白) 师父。
东方溥 (白) 有了此驴，你的官运到了。
欧阳山 (白) 有何官运？
东方溥 (白) 如今刑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于德水于大人，钦命山西赈饥放粮，一路代理民词，如今在这涿州良乡县下马。住公馆接了二十二状，俱是状告半翅蜂儿唐琼，因奸不从，杀死人命。如今何不前去，一来献驴。二来帮助于他。手下擒贼两个公差，俱非外人：一名李云，字子岩，人称登山豹子；一名高曾，字明亮，人称神行太保分水狐狸。此二人乃李七侯、高通海之子。如今跟随于公手下当

差，可算子习父业。你今此去帮助，将唐琼拿住。于公必保你作官，你的意下如何？
欧阳山 (白) 师父言之有理，弟子谨遵。
东方溥 (白) 看天色已晚，随为师后面见过你的师母。用完晚饭，明日再行。
欧阳山 (白) 是。
东方溥 (白) 随我来呀。
(笑) 哈哈哈！
(东方溥、欧阳山同下。)

【第七场】

(书吏、门子、于才、高曾、李云、于德水同上。)
于德水 (西皮摇板) 黎民纷纷叩冤状，
(西皮二六板) 不知贼寇落哪方。
必须差人暗私访，
探听淫贼鬼行藏。
将身坐在二堂上，
心中焦燥为哪桩？
(白) 猛然一阵心焦燥，不知为了何事。想是身体疲乏，困倦之至，你们各自安歇。

高曾、
李云 (同白) 啊！
(书吏、门子、于才同下。中场帐子。于德水入帐子。高曾、李云分两边睡。唐琼上，拨门，行刺。高曾、李云同暗眼色。丫鬟上。)
丫鬟 (白) 老爷请茶！

(唐琼杀。)
唐琼 (白) 看刀！
(丫鬟死，下。)

高曾、
李云 (同白) 呀！何处毛贼敢在公馆行刺！
唐琼 (白) 半翅蜂儿唐琼！

高曾、
李云 (同白) 好淫贼，看刀！
(高曾、李云、唐琼同杀过合，唐琼逃下。)

于德水 (白) 何事喧哗？
高曾、
李云 (同白) 有淫贼前来行刺大人，被我二人惊走。
于德水 (白) 方才哎哟一声，为了何事？

高曾、
李云 (同白) 掌灯观看。
(于德水看。)
于德水 (白) 大胆贼寇，竟敢将一丫鬟杀死。可恼哇可恨！

高曾、
李云 (同白) 大人不必动怒，待小人等访拿贼寇圆案。
(【锣鼓】。唐琼暗上，行刺。土地上，拦。唐琼暗下。)

于德水 (白) 来，将碧香尸首抬下去。
(四红文堂同上，抬丫鬟同下。)
于德水 (白) 掌灯进屋。
(于德水进屋。)
于德水 (白) 桌案之上，有诗一首，待我看来。
(念) 背插钢刀走四方，飘扬湖海任张狂。全身武艺无人挡，最爱美貌女娇娘。
只为赃官行无理，夤夜杀死女碧香。若问英雄名和姓，半翅蜂儿本姓唐。
(白) 呵，大胆贼寇，杀死丫鬟，还敢留写诗句！
高曾、李云，你二人明日巧装改扮，访探拿淫贼下落，不得有误！

高曾、
李云 (同白) 遵命!
于德水 (白) 各自安歇去罢。
(于德水、高曾、李云同下。)

【第八场】

(唐琼上。)
唐琼 (叫头) 且住!
(白) 适才在公馆行刺，不料赃官暗有防犯。是俺一怒，将丫鬟碧香杀死。俺正要行刺赃官，只觉手中麻酸。俺不敢行刺，留下诗句一首。俺逃出赃官公馆，看天光渐亮，回庙便了。
(【扫头】。唐琼下。)

【第九场】

(李云、高曾同上。)
李云 (西皮摇板) 公馆奉了大人命，
高曾 (西皮摇板) 巡察淫贼要小心。
李云 (白) 倦、登山豹子李云。
高曾 (白) 倦、神行太保分水狐狸高曾。
李云 (白) 二弟请了。
高曾 (白) 请了。
李云 (白) 你我奉了大人之命，访拿半翅蜂儿唐琼。看天色尚早，前面有一酒楼。你我兄弟沽饮一杯，再走不迟。
高曾 (白) 言之有理。请哪！
(李云、高曾同走小圆场。)
李云 (白) 来此已是双槐居。
酒家 (白) 酒家酒家！
(酒家大跑上。)
酒家 (白) 来了。来了！
(念) 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
(白) 二位是吃酒的么？
李云 (白) 好酒取两壶来。
酒家 (白) 酒到。
(酒家下。)
李云 (白) 二弟请哪！
(李云、高曾同喝酒。欧阳山牵驴形上。)
欧阳山 (白) 啊，来此已是酒家。看高曾、李云二人在此，定是私访来了。待吾进内，戏耍他二人一番。就是这个主意。
(欧阳山进门。)
欧阳山 (白) 唔，酒家，酒家。
(酒家上。)
酒家 (白) 来了，来了！
欧阳山 (白) 你这老糟豆腐，也是吃酒的么？
酒家 (白) 吾不吃酒跑到你这里干甚么来了？废话！
欧阳山 (白) 吃酒有钱么？
欧阳山 (白) 没钱吾学骗？这里有银子。
酒家 (白) 有银子就行。吃什么酒？
欧阳山 (白) 什么酒好，吾吃什么酒的。吾喝玫瑰露三壶。
酒家 (白) 啊，玫瑰露三壶。
酒家 (白) 酒到。
(酒家下。)

欧阳山 (白) 唔, 果然是好酒。
(欧阳山饮。)
高曾 (白) 大哥, 你我奉了大人之命, 访拿半翅蜂儿唐琼, 你我弟兄饮完, 即刻就走。可别担误功夫。
李云 (白) 就是。
(李云怒。)
高曾 (白) 大哥因何停杯不饮, 面带怒色?
(李云低声。)
李云 (白) 此是什么所在? 恐被旁人听见, 如何是好?
高曾 (白) 大哥, 您哪太不明白啦。小弟故意儿大声儿说, 好叫贼人听见, 咱们好抡刀杀贼, 岂不省事? 我的哥哥!
李云 (白) 总是你舌尖口巧。
高曾 (白) 喝酒罢, 没话。
欧阳山 (白) 酒家酒家。
(酒家上。)
酒家 (白) 来了来了!
什么事, 算账么?
欧阳山 (白) 正是。
(酒家算。)
酒家 (白) 共合一吊八百四十文。
欧阳山 (白) 打两吊五罢。
酒家 (白) 破费你哪。
欧阳山 (白) 你硬说吾没钱, 看吾有钱无钱。
酒家 (白) 你有, 您哪拿下来, 我好张罗别的桌儿上。
欧阳山 (白) 张罗去罢。
酒家 (白) 你哪快把钱赏下来, 我没有功夫。
欧阳山 (白) 没有功夫, 吾也没有功夫, 吾要失陪了。
酒家 (白) 给钱哪。
欧阳山 (白) 没给吗?
酒家 (白) 那是没给。
欧阳山 (白) 吾忘了, 待吾给你拿钱哟。
酒家 (白) 今日出来慌疏, 忘了带钱啦。叫柜上写上罢, 明日再给。
欧阳山 (白) 这是哪里来的事! 你我素不认识, 柜上不赊, 你就给钱。
酒家 (白) 要钱无有钱, 要命拿了去。打死也无钱。
欧阳山 (白) 那么就打你!
酒家 (白) 你敢打么?
欧阳山 (白) 那是敢打。
高曾 (白) 酒家, 那位账我候了。
欧阳山 (白) 老仁兄, 你不要候吾, 吾有钱。
酒家 (白) 有钱快拿来。
欧阳山 (白) 拿出什么?
酒家 (白) 拿出钱来。
欧阳山 (白) 无有钱。
酒家 (白) 人家要候你, 不叫候。你又不给钱, 打算什么主意? 你要不给钱, 就把你的驴留下。
欧阳山 (白) 留下罢, 不是吾的。只要它叫你动。
酒家 (白) 不用废话, 我拉驴去。
(酒家拉驴形, 驴形踢。)
酒家 (白) 真没有的事。人不讲理, 驴更矫情。一拉就踢。
欧阳山 (白) 蛮子, 你打算怎么样?
酒家 (白) 打算怎么样, 你得陪我的驴, 不陪不行。
欧阳山 (白) 你为什么不给钱?
酒家 (白) 吾刚要拿银子去, 你就把吾的驴给放跑了。

酒家 (白) 这是哪里事。
 高曾 (白) 酒家，那位酒钱，我实意候了。不要喧哗。
 酒家 (白) 蛮子，你的酒钱，人家这位候了。
 欧阳山 (白) 这是小事，就是赔吾驴。
 高曾 (白) 这位哥哥，酒钱小弟候了，若腰中缺少盘费，小弟这有银子二锭。酒家将撒下去，纹银剩下，给你啦。这还有银子一锭，兄台拿去用罢。
 欧阳山 (白) 拿来。
 高曾 (白) 不行。
 欧阳山 (白) 怎么不行了？
 高曾 (白) 你得把你的驴拉回来，我就送给你。
 欧阳山 (白) 你把银子给吾，吾就叫。
 高曾 (白) 给你。
 欧阳山 (白) 听着。
 (驴形上。) 老黑老黑！
 欧阳山 (白) 兄台少陪了。
 (欧阳山倒骑驴形下。)
 李云 (白) 二弟，你当此人是谁？
 高曾 (白) 小弟不知。
 李云 (白) 据兄看他定是匪贼，为何候他饭账？
 高曾 (白) 言之有理。明日咱们就追他如何？
 李云 (白) 酒家，酒钱收了，我二人走也！
 (高曾、李云同下。)

【第十场】

(欧阳山上。)
 欧阳山 (白) 看他二人既是私访，为何又高声喊叫？故此吾戏耍他一番哟。看他追来，待我藏在背静之处，看他二人行事如何便了。
 (欧阳山下。)

【第十一场】

(高曾、李云同追上。)
 高曾 (白) 追至此处，为何不见？
 (唐琼上，过场，下。)
 高曾 (白) 大哥，你我就在这柳林之下，歇息片时，再走不迟。
 李云 (白) 倘看此人，形迹可疑。待得跟在后面，看他动静。大哥就在这里等候，小弟看他个出处。
 高曾 (白) 二弟不要莽撞。若有风吹草动，你我兄弟回至公馆，禀知大人，调来官兵再拿他不迟。
 李云 (白) 你在哪里等候？
 (高曾、李云自两边分下。) 我在柳树前后等候便了。

【第十二场】

(高曾暗上。唐琼上。)
 唐琼 (白) 来此已是紫竹庵，待我叩门。
 智月 (内白) 妹子开门来！
 (智月自下场门上。) 等等，我下地来了。
 智月 (西皮摇板) 正在云堂身困倦，

忽听门外有人言。
双手开开门两扇，

(智月看。)

智月 (西皮摇板) 原来七哥转回还。

(白) 回来了?

唐琼 (白) 回来了。里面讲话。

(唐琼关门，唐琼、智月同下。高曾暗看。)

高曾 (白) 且住！看尼姑庵中，竟有男女。定是奸情之事。我不免去至柳林与大哥送信便了。

(高曾下。)

【第十三场】

(李云上。)

李云 (白) 二弟因何还不到来？待我等他回来，细问一番。

(【水底鱼】。高曾上。)

高曾 (白) 大哥久等了，如今探听一桩奇事。

李云 (白) 什么奇事？

李云 (白) 这东边有个尼僧庙，方才见有一人叩门，口呼妹子，内出一个尼姑，乃是带发修行，给他开开门，他二人携手揽腰进内去了。

李云 (白) 什么庙？

高曾 (白) 我不认识，故此才找你瞧瞧。

李云 (白) 庙在哪里？

高曾 (白) 随我来呀。

(高曾、李云同走小圆场。)

高曾 (白) 大哥，你抬头看此乃什么庙。

李云 (白) “白衣紫竹庵”。旁有一字，待我看。

(李云念。)

李云 (白) 啊，二弟。方才进去那个男子，定是半翅蜂儿唐琼。此字与公馆那字相同。

高曾 (白) 我瞧着也仿佛如此，你我弟兄，捉拿贼寇。

(李云低声。)

李云 (白) 且慢！此事不可莽撞。你我弟兄且回至柳林，待等天黑了，换了夜行衣靠，暗进紫竹庵，打他个落花流水。

高曾 (白) 言之有理。走哇。

(高曾、李云同下。)

【第十四场】

(唐琼、智月同上。)

唐琼 (西皮摇板) 明为兄妹暗夫妻，

智月 (西皮摇板) 好似牛郎会佳期。

(白) 七哥请坐。

唐琼 (白) 妹子请坐。

智月 (白) 啊，我问问你，往日回来，俱是越墙而过。今日因何叩门，有什么意思？

唐琼 (白) 贤妹有所不知。只因俺自到涿州一月有余，本处留下人命二十二条。昨晚又杀死了赃官丫鬟碧香，共凑二十三条人命，赃官必派人前来拿我。俺在此处不能落足，有意逃走，实在捨不下你的容貌。如若叫你同我逃走，你必然捨不下此庵。俺今日叩门，故而叫邻舍知道，你庵中有了外人，你必然同我远走他方。

(智月冷笑。)

智月 (白) 七哥你也太胆小了。赃官不派人前来捉拿你我便罢，如果派人前来，小妹日月凤凰轮，管取他等的性命。

唐琼 (白) 若论赃官，手下有二名英雄：一名登山豹子李云，一名神行太保分水狐狸高曾。

(【锣鼓】。高曾换夜行衣暗上栏杆偷看。)

唐琼 (白) 李云乃白马李七侯之子，会打暗器，名为镔铁子，使一口单刀。高曾乃水底蛟龙高通海之子，会使一口单刀。这两个人，俱是无能小辈。他若前来，管叫他等在金镖下丧命。

(高曾下栏杆，嗽。)

唐琼 (白) 有人。

(唐琼吹灯，出门。)

唐琼 (白) 何处毛贼，竟敢前来偷盗？

高曾 (白) 好小子，看刀！

(高曾、唐琼同杀过合。高曾被捉。李云暗上。)

唐琼 (白) 妹子快掌灯火，贼寇被捉。
呔！胆小鼠辈，通上名来受死。

高曾 (白) 听着！俺乃于大人手下委员神行太保高明亮。

(唐琼笑。)

唐琼 (叫头) 高曾哪，哦呵呵高曾！
(白) 那日赃官下马之时，俺观见你在轿前跨刀。那时我见你耀武扬威，武艺必甚出众。后来闻听你的武艺，俱是平常。今日你敢探听七太爷动静，真正可恼。看刀！

李云 (白) 淫贼哪里走！大太爷前来擒你！

唐琼 (白) 妹子，你我迎出去杀。

(唐琼、智月、李云同杀。智月捉李云。)

智月 (白) 七哥，李云被擒。

(欧阳山暗上桌。)

唐琼 (白) 将他拿进屋去！

(唐琼、智月、李云同进屋。)

高曾 (白) 大哥也来了？

李云 (白) 都是为你，如今被擒，我也怨不得你了。都是你不听话之过。

高曾 (白) 你我兄弟，应了当初之言。不愿同生，情愿同死，乃人生快事。

(笑) 哈哈哈！

唐琼 (白) 妹子，听高曾之言，不愿同生，情愿同死，你我就此成全他个义气。
看刀！

智月 (白) 七哥，慢着。让我杀李云。

唐琼 (白) 言之有理。
看刀！

(欧阳山下桌，揪唐琼手腕，攒智月脚。)

欧阳山 (白) 唔呀，好女贼。真乃三寸金莲。
好王八羔子，躺下罢！

唐琼、
智月 (同白) 看刀！
欧阳山 (白) 唔呀。

(欧阳山、唐琼、智月同交手。)

唐琼 (白) 贤妹，你我逃走了罢。
智月 (白) 七哥，你我兄妹二人，就此逃走不是。
唐琼 (白) 也是。那蛮子实在扎手。你我兄妹少时被擒，悔之晚矣。
智月 (白) 七哥，你也太胆小了。什么还没瞧见啦，就怕这么个臭豆腐，唔呀两唔呀，就要逃走。不是我小看你。

唐琼 (白) 依你之见？
智月 (白) 若依小妹愚见，你我兄妹，抽刀与他动手。你的意下如何？
唐琼 (白) 就依你的主意。
蛮子看刀！

(欧阳山、唐琼、智月同杀过合。欧阳山撒手，唐琼跪，被捉。欧阳山捆。智月砍手，智月、唐琼同下。)

欧阳山 (白) 好王八羔子！哪里走！待吾赶上。

(欧阳山进屋。)

欧阳山 (白) 二位受惊了。待吾与你二人松绑。

(欧阳山松绑。)
 高曾、
 李云 (同白) 多谢兄台搭救。
 欧阳山 (白) 搭救来迟，望乞恕罪。
 高曾、
 李云 (同白) 岂敢岂敢。请问兄台尊姓大名?
 欧阳山 (白) 吾复姓欧阳名山，外号踏雪无痕，表字宏修，乃万里云烟东方老义士门徒。
 高曾、
 李云 (同白) 久仰了。如此说来全不是外人。趁此有酒。你我兄弟三人畅饮一番。
 (欧阳山、高曾、李云同饮酒。【急急风】。四官兵、四上手同上，赵永、夏田禄同上。)
 赵永 (白) 启爷：看云堂之内，有人饮酒。
 夏田禄 (白) 众官兵，将紫竹庵团团围住！
 四官兵、
 四上手 (同白) 啊！
 赵永 (白) 作乐想是贼寇，待俺赶上前去。
 夏田禄 (白) 须要小心。
 (四官兵、四上手、夏田禄下。)
 赵永 (白) 是。
 呔，贼人哪里走！
 欧阳山 (白) 想是二贼去而复返，必是勾串贼寇前来。
 高曾 (白) 大哥，不是贼寇，乃是本处官兵前来擒贼。
 (赵永进。)
 赵永 (白) 贼人哪里走！招打！
 高曾 (白) 朋友，你先别忙，等我问问你，你等人家，从何处而来？
 赵永 (白) 我等乃是本处官兵，前来拿你。
 高曾 (白) 朋友，你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你将我弟兄三人错当贼寇，俺乃于大人公馆当差委员高明亮。
 赵永 (白) 错认人了。高二爷，小人不知，多多有罪。
 高曾 (白) 不知者不怪罪。你莫非把总夏田禄手下的捕快头目铁胳膊赵永么？
 赵永 (白) 正是。
 高曾 (白) 你们老爷，现在何处？
 赵永 (白) 现在外面。
 高曾 (白) 请他进来。
 赵永 (白) 老爷有请！
 (夏田禄、四官兵、四上手同上。)
 夏田禄 (白) 何事？贼人可曾擒住？
 赵永 (白) 老爷，那不是贼人，乃于大人公馆高、李二位老爷。
 夏田禄 (白) 待我见过二位老爷。
 啊高爷，贼人哪里去了？
 高曾 (白) 贼人适才被我们赶走。就请把总老爷将庙中物件察明入官，一半官兵看守此庙。你我就此公馆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智月、唐琼同上。)
 唐琼 (西皮摇板) 离了虎口阳关上，
 智月 (西皮摇板) 翻身跳出是非场。
 唐琼 (白) 俺、半翅蜂唐琼。
 智月 (白) 妙手仙姑智月。
 唐琼 (白) 贤妹请了。
 智月 (白) 请了。
 唐琼 (白) 可恨赃官于德水，每每与绿林作对。今日将你紫竹庵看破，与蛮子交手，死中

智月 (白)
唐琼 (西皮摇板)
智月 (西皮摇板)
(智月、唐琼同下。)

求活，你我逃出涿州城外。待等今晚初更时候，去至公馆，行刺赃官。看天色尚早，树林歇息便了。

请哪！
急忙迈步朝前走，
找个树林好存身。

【第十六场】

(袁滔、袁彰同上。)
袁滔 (西皮摇板)
袁彰 (西皮摇板)
袁滔 (白)
袁彰 (白)
袁滔 (白)
袁彰 (白)
袁滔 (白)

寨中奉了寨主命，探听赃官信和音。
俺、翻波蛟袁滔。
俺、镇湖蛟袁彰。
二弟请了。
请了。
你我奉了寨主之命，探听赃官于德水的动静。何日起身回寨，与寨主送信，好劫抢赃官饷银粮米？这数日并无音信，你我兄弟就在这琉璃河苇子峪，假意划船，暗为买卖。看天到这般时候，并无行人来往。你我就此摇起橹来。

(袁滔、袁彰同归下场门。唐琼、智月同上。)
袁彰 (西皮摇板)
袁彰 (西皮摇板)
唐琼 (西皮摇板)
智月 (西皮摇板)
唐琼 (白)

将船摇到江边外，
等候行人到此来。
来在河边用目观，
芦苇之中一小船。
啊，看那边两个汉子，好似通天寨中的袁滔、袁彰，待我冒叫一声。
那边可是袁大哥么？

(袁滔、袁彰同看。)

袁滔、
袁彰 (同白)
唐琼 (白)

那边可是唐七弟么？
正是。

袁滔、
袁彰 (同白)
(唐琼、智月同上船。)

快上船来。

袁滔、
袁彰 (同白)
唐琼 (白)

智月贤妹也来了。你二人从何处而来？
二位仁兄，再休提起。只因智月贤妹在白衣紫竹庵修行，被赃官于德水手下谗党追赶。是我二人逃走，打算今晚，与智月贤妹，公馆行刺赃官。天光尚早，来到此处。待等初鼓时分，我二人去至公馆，行刺赃官，方消我心头之恨。

袁彰 (白)
唐琼 (白)
袁滔 (白)

唐七弟休要着急。待今夜你二人行刺，愚兄与你等巡风如何？
更合吾意。

(袁滔、袁彰、唐琼、智月同下。)

【第十七场】

(于才、于德水同上。)
于德水 (西皮正板)

可恨淫贼太狂妄，
苦害民女为哪桩？
也曾命人去探访，
未见交签为哪桩？
但愿淫贼遭捆绑，
山西太平好放粮。
将身坐在二堂上，

等候他二人问端详。

(夏田禄、欧阳山、李云、高曾同上。)

高曾、

李云 (同白) 欧阳兄在此等候，我二人去见大人。

夏田禄、

欧阳山 (同白) 是。

高曾、

李云 (同白) 参见大人。

于德水 (白) 你二人回来了。

高曾、

李云 (同白) 回来了。

于德水 (白) 淫贼半翅蜂儿可曾擒获？

高曾、

李云 (同白) 启禀大人：我二人奉命去拿淫贼之事，大人容禀！

(【牌子】。)

于德水 (白) 既是如此，那欧阳山、夏田禄现在何处？

高曾、

李云 (同白) 现在外面。

于德水 (白) 传他进来。

高曾、

李云 (同白) 是。

大人里面传你二人进见。

夏田禄、

欧阳山 (同白) 是。

参见大人。

于德水 (白) 免礼。

夏田禄、

欧阳山 (同白) 谢大人。

于德水 (白) 夏田禄。

夏田禄 (白) 是。

于德水 (白) 你带领官兵将庙中之事察明，再回来回启。

夏田禄 (白) 遵命。

(夏田禄下。)

于德水 (白) 高曾，这就是欧阳义士？

高曾 (白) 正是。

于德水 (白) 欧阳壮士，一旁坐下。

欧阳山 (白) 大人在此，哪里有小人坐位？

于德水 (白) 有话敍谈，焉有不坐之理？

欧阳山 (白) 谢大人。

于德水 (白) 此番紫竹庵乃壮士之功。

欧阳山 (白) 小人无能，将贼寇放走。今夜必要拿获。

于德水 (白) 多劳壮士之力。待等拿了淫贼，再加升赏。

欧阳山 (白) 大人提拔。

于德水 (白) 高曾、李云带他下面用饭，你二人相陪。

欧阳山 (白) 多谢大人。

(高曾、李云、欧阳山同下。)

于德水 (白) 于才传话，后面用饭。

于才 (白) 是。

(于才下。)

于德水 (西皮摇板) 安排网罗将贼等，
一并擒拿方趁心。

(于德水下。)

【第十八场】

(唐琼、智月、袁彰同走边上。)

唐琼	(念)	可恨赃官理不端，
智月	(念)	苦害绿林为哪般？
袁彰	(念)	安排巧计来行刺，
唐琼、 智月、 袁彰	(同念)	杀死赃官报仇冤。
唐琼	(白)	唐琼。
智月	(白)	智月。
袁彰	(白)	袁彰。
唐琼	(白)	贤妹、二哥请了。
智月、 袁彰	(同白)	请了。
唐琼	(白)	你我三人，今夜晚换了夜行衣，要去至公馆行刺于德水。看天到初更时候，就此走走。
唐琼、 智月、 袁彰	(同新水令)	英雄侠义世无双， 为绿林身遭罗网。 龙潭虎穴闯， 今夜到衙旁。 急走慌忙， 哪怕他墙高万丈。

(唐琼、智月、袁彰同过桌子，同下。)

【第十九场】

(东方溥上。)

东方溥	(西皮摇板)	今夜当空月正明， 去到庄田观看青。 迈步如梭往前走，
唐琼、智月、袁彰同上，过场，同下。)		
东方溥	(西皮摇板)	那边过去三个人。 (叫头) 且住！
(白)		看那边过去三个人，乃是半翅蜂儿唐琼，妙手仙姑智月，那一个不曾认识。半夜三更猿行鹤走，要往哪里去？
(叫头)		哦，呵呵是了！
(白)		想是要去至公馆刺杀于大人。某本当前去擒贼，当年又发下誓愿，这便怎么处？
(叫头)		也罢！
(白)		某情愿应了誓愿，必要捨死忘生，搭救忠良，上苍必能明鉴。趁此回家，换了夜行衣靠，拿了宝刀，暗带夺命狼针，去至公馆捉贼便了！
(西皮摇板)		回家急忙收拾紧， 公馆去救于大人。

(东方溥下。)

【第二十场】

(高曾、李云、欧阳山同上。)

李云	(白)	看大人业已安歇，你我三人候贼便了。
(高曾、李云、欧阳山两边藏。唐琼、智月、袁彰同上。)		
唐琼	(白)	赃官早已安睡。此时不下手，待等何时？

智月 (白) 贽官看刀!
高曾、
李云、
欧阳山 (同白) 好贼! 竟敢公馆行刺, 哪里走?
(高曾、李云、欧阳山、唐琼、智月、袁彰同起打。东方溥自下场门上。)
东方溥 (白) 你等三人闪开, 待某擒他。
智月 (白) 来者敢是东方溥吗?
东方溥 (白) 然也。
智月 (白) 东方溥, 你洗手多年, 今日因何帮助賈官, 与我等动手? 你莫非不晓得你仙姑凤凰轮的厉害么?
东方溥 (叫头) 智月!
(白) 我劝你等好好束手被擒, 如若不然, 你大爷动手, 你命休矣!
智月 (白) 呹! 一片胡言, 看轮。
(东方溥、智月同起打。智月、唐琼、袁彰同败下, 东方溥、高曾、李云、欧阳山同追下。)

【第二十一场】

(唐琼上。)
唐琼 (白) 且住! 看东方溥老儿杀法厉害, 他若追来金镖伤他便了。
(东方溥、高曾、李云、欧阳山同追上。)
东方溥 (白) 哪里走!
唐琼 (白) 着镖!
(东方溥、高曾、李云、欧阳山同闪, 同杀。袁彰、智月同上, 同打。智月、唐琼、袁彰同败下, 东方溥、高曾、李云、欧阳山同追下。)

【第二十二场】

(智月、唐琼、袁彰同上。)
智月 (叫头) 且住!
(白) 看东方溥杀法厉害, 我三人逃走便了。
(东方溥、高曾、李云、欧阳山同追上。唐琼、袁彰同败下。智月被擒。)
欧阳山 (白) 智月被擒。
东方溥 (白) 好好捆绑了, 待为师追赶唐琼便了。
(东方溥下。)
李云 (白) 女贼捆好。去见大人。
(高曾、李云、欧阳山、智月同下。)

【第二十三场】

(唐琼、袁彰同上。)
唐琼 (白) 袁二哥, 妹子被擒如何是好?
袁彰 (白) 七弟不必着急, 见了大哥再作道理。
(东方溥上。)
东方溥 (白) 淫贼哪里走!
(东方溥、唐琼、袁彰同打。唐琼、袁彰同败下, 东方溥追下。)

【第二十四场】

(袁滔上。)
袁滔 (白) 看天已大亮, 还不见他三人回来, 待俺等候便了。
(唐琼、袁彰同上。)
唐琼、
袁彰 (同白) 大哥快快摇船, 东方溥追赶下来了。

袁滔 (白) 不必着急，快上船来。
 (唐琼、袁滔同上。)
 袁滔 (白) 智月贤妹呢？
 唐琼 (白) 彼护遭擒，我二人逃出。后面东方溥追赶来。
 袁滔 (白) 莫非是万里烟云？
 唐琼 (白) 正是。
 袁滔 (白) 那老儿也在公馆？七弟不必着急。你暂且在林南五圣龙王庙等候。那老儿不追便罢。如若追来，俺将他诓上船来。将他擒住，与七弟送至龙王庙，任凭七弟报仇。
 唐琼 (白) 此计甚好，全仗大哥。小弟告辞了。
 (西皮摇板) 下得船来往前奔，
 龙王庙内等候仇人。
 (唐琼、袁滔同下。)
 袁滔 (白) 将船摇起来。
 (西皮摇板) 将船摇到芦苇岸，
 等候老儿到此间。
 (东方溥上。)
 东方溥 (叫头) 且住！
 (白) 唐琼来到此处，为何不见？看那边有一只游船，待我问来。
 啊！船家船家！
 袁滔 (白) 老者敢是僱船么？
 东方溥 (白) 正是。借问一声，方才可曾过去一人，你可看见？
 袁滔 (白) 有多大年纪？
 东方溥 (白) 二十有馀。
 袁滔 (白) 方才过去。要走不过一里之遥。
 东方溥 (白) 如此甚好。船家渡我过去，多把银钱给你。
 袁滔 (白) 老者快上船来。
 (东方溥上船。)
 袁滔 (叫头) 东方溥哇东方溥！
 (白) 休当俺是游人，实对你说，俺乃通天寨中闹海金驼龙天寿手下的英雄，特来擒你。
 东方溥 (白) 罢了哇罢了！俺应了当初誓愿。
 好贼哪里走！
 (东方溥、袁滔同杀过合。东方溥被擒，袁滔灌水。)
 袁滔 (白) 看这老儿，业已被擒。我不免将他送至五龙王庙，去见唐七弟便了。
 (『扫头』。袁滔、东方溥同下。)

【第二十五场】

(路凯持铁矛上。)
 路凯 (西皮摇板) 时不至来运未通，
 (白) 沙滩无水困蛟龙。
 (西皮摇板) 哟，铜金钢路凯。自幼父母双亡，并无兄妹，只落在乞讨之中，就在涿州街上五圣龙王庙居住。看今日天气晴和，俺不免去至长街乞讨便了。
 (路凯下。)

【第二十六场】

(『水底鱼』。唐琼上。)
 唐琼 (白) 来此已是五圣龙王庙。等候袁大哥便了。
 (唐琼坐。袁滔背东方溥上。欧阳山暗上。)

袁滔 (白) 唐七弟可在里面?
唐琼 (白) 小弟在此。那老儿可曾被擒?
袁滔 (白) 被愚兄擒住了。
唐琼 (白) 正是东方溥这老儿。
老儿你也有今日! 待七太爷杀你!

(路凯自下场门上。)

路凯 (白) 啊! 大殿之上, 有人喧哗。待俺看来。
啊, 大殿内有两个人绑定一老儿, 不知为了何故? 待俺打个抱不平。
呔! 贼人哪里走!

(路凯、唐琼、袁滔同过合。唐琼被擒。)

欧阳山 (白) 那位老兄, 不要杀了这淫贼。此乃是要犯, 在此处采花杀死二十三条人命, 正要擒他, 被老兄擒住了。

路凯 (白) 你是何人?

欧阳山 (白) 吾本是于大人公馆内办差的。请问老兄尊姓大名?

路凯 (白) 倦乃铜金钢路凯。生来臂力过人, 自幼父母双亡, 并无三兄四弟, 独自一个。就在这庙中居住。

欧阳山 (白) 老兄若不嫌弃, 同吾至公馆, 去见于大人, 保你当差, 胜似乞讨。今日拿了这个贼寇, 大人必然见喜。你何愁不作官的。

路凯 (白) 此贼是哪个?

欧阳山 (白) 乃是半翅蜂儿唐琼。

路凯 (白) 这就是半翅蜂儿唐琼。

欧阳山 (白) 正是。

路凯 (白) 好小子, 也不知伤了多少少妇长女, 今日被俺擒住, 也是报应到了。招打!

欧阳山 (白) 不要打他。将他捆起来, 去见于大人。

路凯 (白) 这里还有个老头儿, 你且看來。

欧阳山 (白) 唔呀, 乃是吾师父东方老爷。

路凯 (白) 这是何人?

欧阳山 (白) 是吾师父复姓东方。

路凯 (白) 可是芦村住的么?

欧阳山 (白) 正是。

路凯 (白) 恩公到了。待俺将他唤醒。

欧阳山 (白) 恩公醒来!

东方溥 (西皮导板) 师父醒来!

欧阳山、路凯 (同白) 耳旁厢又听人呼唤,

东方溥 (西皮摇板) (师父) (恩公) 醒来!

欧阳山、路凯 (同白) 三魂渺渺又复还。

东方溥 (西皮摇板) 猛然睁开昏花眼,

欧阳山、路凯 (同白) (师父) (恩公) 醒来!

东方溥 (西皮摇板) 又见二人在面前。

(白) 你二人是哪个?

欧阳山 (白) 弟子欧阳山。

东方溥 (白) 这是何人?

路凯 (白) 倦乃铜金钢路凯。

东方溥 (白) 是路凯?

路凯 (白) 正是。你为何被擒?

东方溥 (白) 你二人有所不知。只因追赶半翅蜂, 故而被擒。那贼现在何处?

欧阳山、路凯 (同白) 早已被擒。

东方溥 (白) 你我三人, 同至公馆便了。

(路凯背唐琼下, 东方溥、欧阳山同下。)

【第二十七场】

(四红文堂、四红大铠、门子、于才、高曾、李云、于德水同上。)

于德水 (西皮二六板) 东方壮士来帮助，
但愿贼寇早已除。
迈步且把二堂入，
壮士回归听陈述。

(于德水归座。东方溥、欧阳山、路凯同上，唐琼绑上。)

欧阳山 (白) 启大人：淫贼被擒。
于德水 (白) 押上来。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啊！
于德水 (白) 大胆贼寇，竟敢在此处采花伤命，还不招来！
唐琼 (白) 小人一一招认。
于德水 (白) 叫他画供。
唐琼 (白) 唐琼啊！

(唐琼画招。『牌子』。)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大人请看。
于德水 (白) 带女贼上堂。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带女贼。

(兵丁带智月同上。)

智月 (白) 叩见大人。
于德水 (白) 唐琼俱已招认。你还不招来？
智月 (白) 小尼情愿画供。
智月啊！

(智月画招。『牌子』。)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大人请看。
于德水 (白) 来，带那些原告之人。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啊。

(众原告同上。)

众原告 (同白) 叩见大人！
于德水 (白) 贼寇俱已擒住。你们各自回家去罢。
众原告 (同白) 多谢老人！
(同唱) 不劳大人心怜念，
大家哪能报仇冤。
(同白) 这才是清官呢！

(众原告同下。)

于德水 (白) 来，将二贼绑至法场，枭首示众！

四红文堂、

四红大铠 (同白) 啊！

(四红文堂带唐琼、智月同下。)

于德水 (白) 后堂摆宴，与众位义士庆功。

东方溥、

欧阳山、

路凯 (同白) 多谢大人！

于德水 (白) 老义士，随我来呀！
(笑) 哈哈哈！

(众人同下。)

(完)

(1)此段也可唱南梆子。